



梨花殇

LI HUA SHANG

下

天下尘埃 著

殺青成憶

玲瓏
藏美

最磅礴的家国史卷和最华丽的爱情传奇！
一支玉梨簪，掀起仙境奇缘；万里江山，谱写一曲雄壮凯歌！

古言大神 **天下尘埃** 经典之作隆重上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天下尘埃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梨花殇 : 全3册/ 天下尘埃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57-1

I. ①梨…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2519号

书 名 梨花殇
作 者 天下尘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17千字
印 张 48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57-1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褴褛行装府门遭羞辱
投亲有靠谢家拔梨园 1

第二章

指名梨花和尚化奇缘
十年之约天机道因果 15

第三章

心仪玉簪奈何囊中涩
两簪同现让人费思量 41

第四章

回绝礼物引皇子兴趣
一朝误会生永世心结 64

第五章

惊鸿一瞥定一生情缘
怒发冲冠为红颜去留 92

第六章

爱子情深圣意有暗指
昭山相会皇子起心潮 108

第七章

亲密接触拉近二人心
玩笑一番渐地入正题 128

第八章

全面防范不敌深心机
片刻相聚再约故地游 140

第九章

出言威胁朗泽明盘算
心有他想皇后暗使计 167

第十章

伤心梨容独自担痛苦
敏锐朗坤精明察隐情 191

第十一章

朗泽隐语隐晦道深机
汲远现身只为取玉簪 212

第十二章

前因难晓公主有疑惑
危机乍现皇子起忧心 220

第十三章

话语暗指托别后之事
雨景相同忆仙境蓬莱 228

第十四章

雨中相见顺势造机会
竹林跟踪重提起旧事 236

第十五章

沐浴对话仍旧存疑惑
借机转圜还是有因由 241

目录中

CONTENTS

第十六章

记梦境点点前尘重现
忆故人幕幕旧事复来 251

第十七章

年纪尚小却见心之大
侥幸虽存怎奈劫难逃 262

第十八章

正阳殿内一面似逢缘
皇宫各地彻夜懊悔多 276

第十九章

势均力敌双方首过招
明争暗斗皇子巧设计 292

第二十章

怀揣私心嘴吐违心话
圣意已决遂问心所属 307

第二十一章

讨价还价深宫两母子
一语成谶皇城两红颜 323

第二十二章

举止殷勤朗泽不避嫌
开口点穿公主有所想 338

第二十三章

患难与共中心起涟漪
默然萧索时心痛难持 353

第二十四章

因故就错各人有所想
暗爱不言心海起潮波 366

第二十五章

借玩笑朗泽一吐心声
逝汗王情势陡转直下 379

第二十六章

一句承诺锁定三件事
六年之约心系回故土 393

第二十七章

呼延吉措冲动杀汗王
公主稚娟震惊欲顶罪 408

第二十八章

欲提亲事一再被婉避
春闺落第忽而有惊喜 421

第二十九章

江山虽重不敌美人妻
媛贞易嫁却是心仪人 435

第三十章

公子直拒伤夫人颜面
皇子突访套谢府近乎 446

第三十一章

以权宜之计侥幸过关
惜红颜薄命意欲赐爵 462

第三十二章

朗坤忤逆日贬九百里
朗泽谢府再送玉梨簪 476

第三十三章

若愚受刺激决然出走
玉簪不小心随物送出 490

第三十四章

媛贞领旨百里探皇子
梨容认命忍痛送玉簪

513

第三十五章

千拦万阻冷酷藏怜惜
劫后余生幸事蕴深机

534

第三十六章

故作羞辱丫鬟娶为妻
心怀旧怨金屋锁娇娘

550

第三十七章

心知肚明刘家装糊涂
起家实情若愚惊又悔

565

第三十八章

媛贞大婚梨容强欢喜
再见佩兰若愚晓真相

579

第三十九章

闻皇上驾崩公主心碎
怜稚娟悲伤汗王温情

592

第四十章

难瞒有孕汗王改主意
妄图出兵稚娟气伤身

609

第四十一章

皇宫惊见谁问心头伤
聊问政见意决不相离

625

第四十二章

横插一脚毁太后算盘
心有决定拒皇帝美意

646

第四十三章

白颜殒梨容痛悲晕厥
真相现媛贞宽和大度

662

下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四章

兵不厌诈撻西毁盟约
出其不意金勃振军威

678

第四十五章

再失爱人朗坤情悲切
终得佳人朗泽意柔绵

693

第四十六章

施脂粉梨园相会情郎
去心念寺院讨问方丈

709

第四十七章

用心良苦反铸造误会
一时恼火做轻率决定

726

第四十八章

听闻噩耗梨容难自持
直言不爱若愚空怅然

736

第四十九章

再见交庄梨花送香魂
重返天庭众仙说后事

743

第五十章

记忆重回现前尘往事
仙境人间话情比金坚

751

后 记

757



LIHUA SHANG

第三十四章

媛贞领旨百里探皇子
梨容认命忍痛送玉簪

刘将军皱着眉头和夫人把圣旨从头看到末尾。

解除婚约和让媛贞去陪朗坤过元宵节的圣旨为何同时下达？

“哪里不妥？”刘夫人问。

“皇上下旨，让媛贞去陪一个遭贬的皇子，为何要诏告天下？”

忽然，夫妻俩一对眼，同时说：“莫非——”

“肯定是了，决计错不了。”

刘将军陷入沉思。妹妹的儿子朗泽，自己的女婿朗坤，到底要帮谁取得皇位？这才是让刘将军担心和为难的。

刘夫人根本没想那么多，她兴冲冲地说：“那我们赶紧去求皇上，把朗坤弄回来吧。”

“急什么？”刘将军知道谜底了，反而不急了。

“你还等什么？”

“等订了婚再说也不迟。”刘将军瓮声瓮气地说。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这可是你女婿的事！”

“现在还不是。等是的时候我自然会去做。现在还不是时候，虽然从这件事上来看，皇上还是喜欢朗坤的。可你知道皇上是想先给朗坤指婚，还是先召他回京？”刘将军缓缓地说：“这里面，可大有文章。”

先订婚和先召回，目的和意义是不一样的。

先订婚，那就是要刘家出面保朗坤回京。或者，皇上出于对这个儿子的喜欢，要用媛贞的亲事保他一生平安。如果是先召回朗坤回京，那就是要刘家力挺朗坤登上皇位。

皇上心机深重，刘将军得静观其变，看皇上的进一步动作，才能相应地采取行动。

他对刘夫人说：“你赶紧去跟媛贞置办东西，后日早上就要出发了，你们尽量置办齐全点，大过节的可不能委屈了俩孩子。”

过年真是热闹，看着白颜和丫鬟们闹成一团，梨容若有所思。

“小姐，想什么呢？”佩兰轻声问。

“你看，白颜玩得真开心。”梨容幽声道：“我觉得奇怪，她真的一点也不挂念若愚吗？”

“她呀！没心没肺惯了。不过，她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若愚少爷带了那么多钱走，不可能过得不好。”

“今天是正月初六了吧，时间过得真快啊。”也不知道朗坤这个年是怎么过的，梨容想着想着就红了眼圈。

“小姐，别想了。”佩兰柔声相劝。小姐说的是白颜，其实心里想的是朗坤。

“梨容，你看谁来了？”梨容回头一看，母亲身后笑吟吟、喜洋洋的不是媛贞是谁？

“容姐姐，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媛贞一脸的喜气，跟这过年的气氛倒是相得益彰。

梨容好奇地问：“什么好消息？”

媛贞轻轻地俯在她肩膀上，小声说：“皇上颁旨了。”

梨容轻轻地点了点媛贞的鼻子，“赐你金银财宝了？”

“不是，”媛贞扭捏一下，说：“是退婚。”

梨容一听，有些怅然若失，终于宣布退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媛贞的好事要近了？

媛贞看梨容脸色不对，以为她在为自己担心，于是说：“你别为我难过，跟退婚的圣旨一同下的还有御命，让我去梁州陪朗坤过元宵节，我明天就动身，今天特

意来跟你道别的。”

这么快？不等过完正月吗？按理说，皇上既然没有在年前宣布退婚，该出了正月才宣。毕竟，退婚不是什么喜事，按照惯例是不应该在正月里说的。

梨容诧异地看了媛贞一眼。寻思着，皇上怎么忽然变得性急了？

“容姐姐，我可能要去很长一段时间。朗坤一个人在那里，我打算多陪他几天……”

带着圣命去陪朗坤，普天之下也只有媛贞才有这么好的命了。

梨容看着媛贞，心在缓缓地滴血，可是面上还是挂着微笑，“明天你什么时候动身，我去送你。”

第二天，梨容跟着厚木进了刘家院子，果然看见媛贞守着装货呢。

“别操心了，都准备妥当了，这儿有管家呢，你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厚木拉了拉媛贞的袖子，“先去吃饭，等会儿动身时，肚子该饿了。”

“小姐喜滋滋的，哪里会肚子饿。”媛贞贴身的丫鬟秋儿打趣道。

“去你的！”媛贞羞红了脸，扬起了手，却没落下。

梨容浑身一震，心里像针扎般刺痛，她只想尽快办完自己的事，离开媛贞，离开刘府，离开与朗坤有关的一切。

“媛贞，你看你这么忙，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梨容将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低声道：“媛贞，你要去陪伴自己心爱的人了，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梨容轻轻地拨开丝帕，手心里躺着一根碧玉的簪子。她忍着心痛，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这是我平素最喜欢的首饰，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玉梨簪，虽然不值什么钱，却是我的吉祥物，现在送给你，希望它也能让你心想事成……”梨容瞬间有些失神，喃喃地说：“媛贞妹妹，你可不要嫌弃它。”

“怎么会呢！”媛贞笑着说：“就怕容姐姐舍不得，既然是姐姐送的，我一定好好爱惜。”

梨容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样，你把它戴上。如果可以就天天戴着，那样就好像我陪在你身边一样。”

“好啊。”媛贞高兴地说：“请容姐姐帮我戴上吧。”

梨容取了簪子，轻轻插在媛贞的发上。她看着媛贞微笑，任凭心痛排山倒海地袭来。

朗坤，原谅我不能坚持。梨容定定地看着媛贞，将眼中的泪硬生生地逼了回去。

媛贞，我把他交给你了，请你一定不要辜负我，一定要好好爱他……

厚木将梨容送上马车，车帘放下的一刻，他忽然问：“如果你退亲，会考虑我吗？”

看着他期盼的眼神，梨容默然无语。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一直等到你愿意嫁给我为止。”

梨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车帘。

没有了朗坤，嫁给谁其实都一样，却不能是你。

这天，僻静的梁州行宫，忽然热闹起来。

媛贞脚步匆匆地来到正厅，在等待的间隙环顾四周。行宫里阴暗破败，死气沉沉，哪有半点喜庆的样子？身处这样的环境，谁还能记得过两天就是元宵佳节了？

她日夜兼程、不顾疲惫地赶过来，一心想见自己的心上人，入眼的景象却是她始料未及的。

站在厅中，媛贞只觉得寒意袭人，她陡然觉得心酸。这就是朗坤生活的地方吗？他过的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啊。

这时，朗坤的身影出现了，他为何变得如此瘦削？他的表情又为何如此沉痛？他的默然和形单影只，一瞬间如刀般扎进媛贞心里，媛贞只嘶哑地喊了声：“朗坤。”

媛贞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抱住他，顷刻间已是泪流满面，“朗坤，朗坤……”

朗坤依旧沉默，直到她情绪平复下来，他才扶住她的肩，低声道：“媛贞，你别太激动，这样让别人看见，又该……”

朗坤叹了一口气，媛贞的眼泪又下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担心她，他应该担心的是自己才是。

“皇上已经降旨了，朗泽已经与我解除婚约了。”媛贞擦着眼泪，抽泣着说。

闻言，朗坤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那你也不该到这里来。”

“小姐。”秋儿拉了拉媛贞的袖子，递过来一个锦包，低声道：“还是先办正事吧。”

媛贞这才如梦初醒，接过锦包，拿出圣旨，“朗坤接旨……”

圣旨已经宣读完了，朗坤却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朗坤。”媛贞轻声叫道。

此刻，他的心中溢满了酸楚、绝望和深深的无奈。

父皇，您为何如此紧紧相逼？您对我尚且如此，对梨容到底做了些什么？

您明知道，我期望见到的人不是媛贞，而是梨容；您明知道，我希望陪伴自己的人不是媛贞，而是梨容。父皇，您明明知道，为何要一再置我心意于不顾？

“先接了旨再说吧。”媛贞轻轻地推了推朗坤。

朗坤什么也没说，接了圣旨站起身来。

“别愁眉苦脸的。”媛贞高兴地说：“皇上准我过来陪你过节，我一定让你过个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元宵节。”

她嫣然一笑，带着秋儿就忙开了。

“殿下，该去用午膳了。”公公躬身道。

朗坤仿佛不认识这个天天见面的公公一般，认真真地将从头到脚打量一遍。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今天公公的态度变得恭敬，还专程过来请他去用膳，平素都是饭菜往桌子上一放，你爱吃不吃。

朗坤走出书房，却发现行宫里变了样。到处是忙碌的人影，门庭修饰一新，换了新的窗纸，贴上了红艳艳的窗花，各处都挂上了红彤彤的幔帐和灯笼，就连院子里的花草也有人在修剪了。

朗坤从长廊穿过，看见两个公公正在糊窗纸，他们边聊边干，一点也不含糊，全然不像往常游手好闲的样子。

“刘小姐给你派了多少活？”一个问另一个。

“糊了窗子还得擦洗地板，明天下午之前必须干完。你呢？”

“浆洗换下的幔帐，还有殿下所有的衣物和被褥都得重洗、重新更换。”

“这么多活放在一起做，你累不累？”

“当然累啊，但是有钱拿啊。你看人家刘小姐，出手多阔绰，一来就每人给了五两银子，干得好还可再得十两。值！”

“就是！”

两个公公只顾自己忙乎，丝毫没有发现朗坤的存在。

“你说，皇上让刘小姐来陪殿下过元宵节，是什么意思？”

“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

“说说看。”

“可能要赐婚，这个大家都猜得到。”

“哎呀！刘小姐要是许了殿下，殿下可不就……”

“是啊，殿下就该回京了，看你还敢怠慢殿下！”

“真该死，我本以为殿下这辈子没指望了……”

“后悔了吧？不到最后什么都说不准。”

朗坤听到这里，再也没有兴趣往下听了，径直往前走。

他不难猜到，行宫变成现在这样，媛贞下了多少本钱，就连公公的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不由得苦笑，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如今看来，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啊。

朗坤踏进饭厅，禁不住又是一愣。

明亮干净倒是其次，那一桌丰盛的佳肴，是他久违的菜品。

“你来了。”媛贞笑着说：“饿了吧？赶紧吃饭。”

听着媛贞话中浓浓的情意，朗坤叹了口气。他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梨容，因为他知道，梨容此时的心情，一定也跟自己一样，面对一桌的佳肴食不知味。他多么希望，此刻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朝夕相对的是梨容。

“晚上行宫里的灯笼就能装好了，我叫他们把所有的灯都点上，回头我们一起去看灯。”媛贞愉悦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我还带了一些花灯过来，明天再挂上，等到元宵节再看。”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媛贞拼命往他碗里添菜，不停地道：“试试这个，好吃吗？”“再尝点这个，味道应该不错。”

媛贞看着他瘦削的脸，忍住心酸一个劲地让他多吃点。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但是，她知道，她没法不去心疼他。

“出去看看灯吧，你都坐了一天了。”媛贞笑着敲开了朗坤书房的门。

朗坤迟疑片刻，点了点头。

门外，红彤彤一片，这是过年的景象，也像新婚喜庆。

朗坤默默地站在门口，忽然想起了梨容。

梨容，你现在是不是也在红红的灯笼下想念着我？

“这样的布置你喜欢吗？”媛贞轻声说：“元宵节的夜里，会比现在更漂亮。”

“谢谢你，媛贞。”尽管他不爱她，媛贞尽心所做的一切，他还是领情的。

“这些日子，你受苦了。”媛贞忽然说：“我一定让爹爹救你回京，让你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

朗坤一愣，无言以对。能让他回京，能撼动皇上心意的人只有刘将军。可是，若要刘将军出面说话，就必须娶媛贞。可他，怎么能娶媛贞？他爱的人、想娶的人，只有梨容啊。

“朗坤，你娶了我吧！”红彤彤的烛光下，看不清媛贞羞红的脸，她说：“大家都这么说，皇上让我陪你过元宵节，是想给我们赐婚的。”

印象中的媛贞老实而胆怯，没有这么大胆的。朗坤愕然地看着媛贞，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

媛贞静静地看着他，轻声说：“你不愿意娶我是吗？你是不是在意我曾经跟朗泽定过亲呢？”

“我，我，不是……”朗坤思索着要如何跟媛贞解释。

“不要说原因。”媛贞忽然急切地阻止，“其实我知道你不想娶我的。”她低声道：“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只要能陪在你身边，我就很高兴了。我不管你将来娶不娶我，我都会让爹爹尽力把你救回京城的。何况，在送亲路上你还救过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媛贞抽了抽鼻子，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开心。”

朗坤忽然有些感动，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媛贞，你是个好姑娘……”

“开开心心过节吧！以后再也不会更有糟的情况出现了，我们只会越来越好。”媛贞忽然笑起来，大声地说。

她的乐观感染了他，朗坤也会心一笑，大声说：“对！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你像你娘。”朗坤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觉得像我娘挺好的，什么事说了就算了，不用老记在心里，多舒服啊。”媛贞笑着说。

朗坤看着她也笑了。是啊，像媛贞这么单纯，这么简简单单，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他陡然间想起了梨容，梨容就是心思太重，所以难得这么快乐。梨容，你一定要快乐起来，不然，我怎么放心得下，我怎么安心得了啊。

媛贞看见他忽然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奇地问：“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朗坤歉意地笑了笑，忽然，他愣住了。

媛贞的发上为何戴着梨容的玉梨簪？

“这支簪子……”朗坤皱了皱眉。

“很漂亮是吧？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玉梨簪。”媛贞大大方方地从发上取下簪子，递给朗坤，“这原本是容姐姐的，我动身的时候她送给了我，她说这簪子是她的吉祥物，要我天天戴着，就能心想事成……”

朗坤没有去接簪子，听了媛贞的话后，默然合眼。这是梨容的簪子没错，梨容把它送给了媛贞。

她为什么要把簪子送给媛贞？她竟然要求媛贞天天戴着，她是想借此告诉我，她把簪子连同爱情都送给媛贞了吗？想到这里，朗坤的身子晃了晃。

媛贞赶紧扶住他，焦急地问：“你怎么了？”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受了寒。”朗坤无力地回答，“我先回去躺一会儿。”

“哎呀！都怪我，夜里不该拉你出来看灯的……”媛贞急急忙忙地喊：“秋儿，赶紧去熬碗姜汤来。”

元宵节一过，年就过完了。皇宫卸去了喜庆的装束，重新恢复了以往严整的模样。

正阳殿里，皇上在公公的搀扶下坐起来，他问：“那边情况如何？”

“殿下可算是过了个好节，虽然比起宫里差了些，但该有的刘小姐都准备了，元宵节晚上点了花灯，还放了焰火，梁州行宫里可热闹了。”

“嗯。”

公公马上会意，是自己的废话太多了，于是赶紧汇报重要的情况，“刘小姐日夜兼程，到梁州时，已是正月十三。她到了那里也顾不上休息，就吩咐下人们布置过节。头天去，殿下态度不冷不热的，晚上俩人单独在院子里看了灯，聊了很久。第二天一早，刘小姐进城置办东西，殿下不见人，就主动问起刘小姐。晚饭后，殿下有些不舒服，也是刘小姐随身照顾的。”

“他们相处得如何？”皇上沉声道。

公公小心地回答：“殿下虽然不爱刘小姐，却不讨厌她，刘小姐倒是殿下很上心，俩人经常在一起说话，殿下的心境也好许多。依奴才看，他们还是很合得来的。”

皇上点了点头。通过在送亲路上的相处，朗坤就一直说媛贞是个好姑娘，现在他们单独在一起，更有利于增进感情。梨容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殿下还问起了媛贞小姐头上的簪子，听说，是临行前谢小姐送的。”公公低声道：“看见那支簪子后，殿下就变了脸色。”

皇上知道，梨容此举只是想告诉朗坤，她已经决意退出，把朗坤让给媛贞。这个女孩，竟然可以做得如此决绝，倒是他不曾想到的。

真是难为她了。皇上在心底轻叹一声，不是朕非要拆散你们，而是天意。

想到这里，皇上不禁有些凄然，雪儿，你看朕依旧是一个无情的人。

公公瞥了一眼皇上的脸色，赶紧换了话题，小心地说：“本来听刘府人说，媛贞小姐打算正月十八起程回家的，近日来信说要过完正月才回，刘府差了人送钱过去。”

皇上的嘴边勾起一抹微笑，他用手拨弄着盒子里的丹药，问：“还有呢？”

皇上最关心的话题，还是没有提，不是公公粗心忘了，而是回话不妙，公公害怕皇上生气。可是，眼下这情况不得不说啊。

公公硬着头皮说：“行宫里的公公早上照例问了，殿下……”

他不敢再往下说，只是战战兢兢地躬着身，站在皇上身侧。

皇上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发脾气，沉默良久后缓缓地将丹药放进嘴里。

正月十六，袁公公带着圣旨，来到了金陵。

“好消息！”袁公公拍了拍若愚的肩头，喜笑颜开。

“朝廷采办定下来了？”若愚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袁公公将手中的圣旨一扬，若愚伸手去抢，袁公公虚晃了一下避开了，“不急。”

“怎么？”

“公子，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既成事实了。”袁公公笑眯眯地说：“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公子说。”

“请说。”若愚恢复了正经。

“公子要经商，还需要本钱，”袁公公探究地问：“请问公子有多少本钱？”

若愚一怔，沮丧地摇了摇头。

“不要丧气。”袁公公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朝若愚一扬，“三万两黄金。”

若愚惊呆了，片刻之后，扑通一声跪地就拜，“恩人！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您。”

“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报答，”袁公公将他扶起来，低声道：“我为你做这些，只是想同你交换一样东西。”

若愚抬起头来，心里一沉，难道，他是想……

袁公公点了点头，“你猜得到的，我是想要你的簪子。”

他将圣旨轻轻地推向若愚，又将三万两黄金的银票推过去，“这两样东西，加上一句承诺：无论你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去找我。”公公竖起三根手指，“三个条件换你手中的玉梨簪。”袁公公俯下身，眼睛里精光闪烁，“肯，还是不肯？”

若愚犹豫了。用梨容的簪子，换取腰缠万贯，到底值还是不值？

腰缠万贯的确是诱人，可是，他舍不得，因为这是唯一带着梨容气息的东西。

但是，留下这根价值连城的簪子，他还是一个捧着金碗讨饭的乞丐，有上顿没下顿，温饱都没有解决，谈什么扬名立万，谈什么风光而归，谈什么向梨容报复？这一切的前提，都必须是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才行。

他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发大财，好回去羞辱梨容。

若愚权衡再三，狠狠地一咬牙，从怀中拿出簪子，决然地说：“我换。”

“你想清楚了？”袁公公并不急着接。

“是。”若愚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看你的做派，是个成大事的人。”袁公公伸手接过玉梨簪，又从袖笼里拿出一块小小的金牌，“这个给你，有什么困难就拿着它去宫里找我，宫里的人都认识这块牌子，他们会直接带你去见我的。”

若愚将牌子接过，紧紧地攥在手心。

“我马上得赶回京城去，采办物资的清单已经写好，原先的关系也已造册，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去找冒通货行的钱掌柜。你把金牌给他看看，他就知道如

何做，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袁公公说完，起身抱拳，“祝公子财源广进。”

“谢谢您，袁公公，您真是我的贵人。”若愚相送至门口。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这支簪子。”袁公公幽声道：“你的贵人可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啊。”

正月还没过完，若愚就成了一个大商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货商都找到了他，他每日谈生意谈到嘴酸。读书他不是那块料，做生意他却好像无师自通，先前被骗光钱财时积累的经验，加上袁公公推荐的钱掌柜从旁指导，若愚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发不可收拾。

那些希望给朝廷供货的商人，想尽了办法巴结他。为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通常都是亏本销售，有时候甚至白送，他仅仅需要报上市面的价格，就能从国库倒腾出白花花的银子。赚了个盆满钵满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打点别人。朝廷和地方官员一个都没落下，对宫里的公公更是大方。于是，他的生意顺风顺水，越做越大，而他陈若愚，也终于做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

出了正月，他找到袁公公将当日的三万两黄金悉数归还，袁公公推辞再三，还是接下了，之后对若愚又是一番赞许。

日进斗金的新奇已经过去，若愚懒洋洋地靠在太师椅上，看着下人们把收来的银子往库房里挑。他想：这宅子小了，我得买，不，我得起个更大的宅子，建个更大的库房才是。

他眯着眼睛，看着院落里盛开的迎春花在午后的阳光中摇曳，有些恍惚。

他觉得，他还是初出茅庐的他，还是在他居住和熟悉的听香楼，还在清晨的梨园。

愚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生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美丽的梨园开始。他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雪白的梨花在他的生命里将成为永久的烙印，左右他一生的爱恨，一生的追求。

他的命运全然不是父亲甚至是谢大人所期望的那样，固然是从一片雪白中走入耀目的辉煌，却完全偏离了所有人的预想。

此时，他多么希望伴着他同享辉煌的还有梨容。

一想到梨容，他是又爱又恨。

他要在京城买一块地，建一座豪华的大宅子，他要用黄金砌一个金屋，然后风